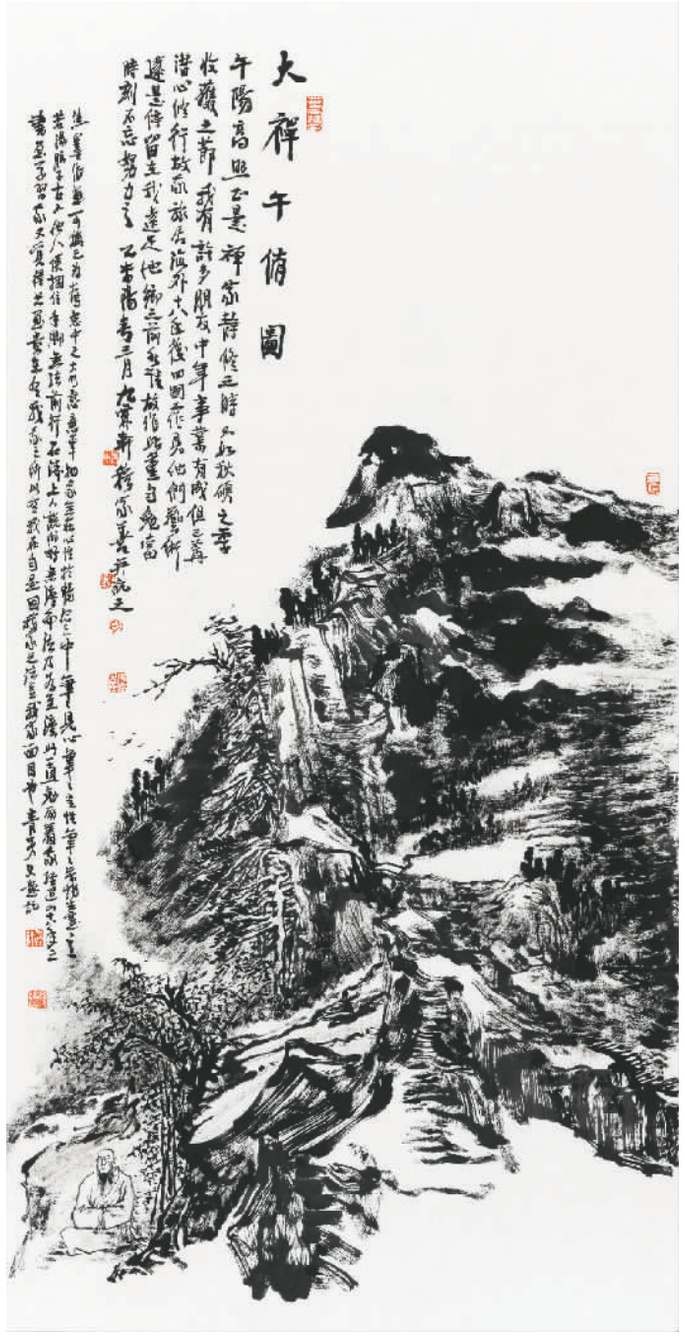
千豪万象 穆家山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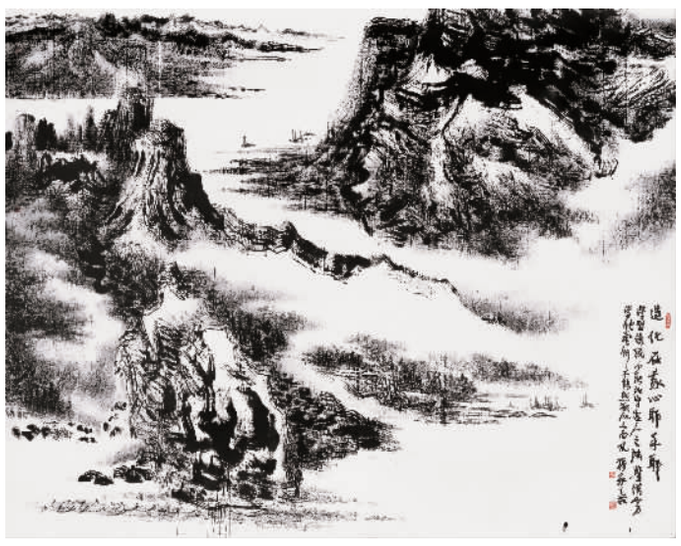
前 言：

旅居海外的中国画家成千上万，在西方主流社会里具有影响力的画家更是寥若星辰。穆家善教授长期在海外推介中国文化，应邀到哈佛、耶鲁等名牌大学演讲，举办国际巡展，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2011年被中国驻美大使馆教育处授予“中国文化大使”荣誉称号，被美国旧金山、洛杉矶等七个城市市长授予荣誉市民奖。他独创中国画焦墨千毫皴技法，引起了海内外画坛的关注，被国际媒体誉为海外中国画坛领军人物。他的作品被世界银行、美国肯辛顿图书馆、中国美术馆等国内美术馆以及国际政要名人收藏。

穆家善教授，早年拜艺术大师齐白石弟子陈大羽教授为师，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在美国大学任教十八载，担任美国亚太艺术研究院院长、美国蒙哥马利学院中国画教授。2012年被作为国际杰出艺术学者引进回国工作，现任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首位焦墨山水画研究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研究员，兼任南京大学中国书画研究院副院长、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顾问、美国传记研究院艺术顾问、李可染艺术馆艺术顾问、中国国际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等。上世纪80年代起，先后在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旧金山世界画廊、洛杉矶世界艺术画廊等世界知名场所举办48次个人画展、联展和百余次国际大展。被美国政府五次授予联邦教育家奖,荣获美国二十世纪成就奖、杰出亚洲艺术家奖、中国文学艺术作品金奖、第七回日本国际水墨画邀请展大奖等十余项国际奖。2010年他的家乡连云港市建立了2850平方米的穆家善美术馆。穆家善十余载秉持着在国际弘扬中国画艺术的理想，跑遍世界名山大川写生采风，广吸博纳世界艺术的精华，如今归国的海外游子，带着他独创的焦墨千豪皴，开创着中国画创作的新局面，迎接着中国山水画新的时代。



大禅午修图（2015年，135cm×68cm）



造化在我心耶手耶（2011年，中国美术馆收藏217cm×277cm）

焦墨 写意 家园

——穆家善中国画观感

薛永年

看穆家善的山水画，就会想到传统，想到传统的活力，想到传统的生长点。

近百年来，中国画的传统有二，一谓引西入中，二谓借古开今。前者无论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都在积极学习西方，却没有完全隔断传统，只是重视科学意识，改变视觉观念，也改造了语言方式，在世纪的变革中渐成主流。后者则拉开中西距离，稳步与时俱进，不是绝然不吸纳西画因素，而是注重可以兼容的一面，更关注艺术的人文价值，大都中体西用，坚持民族文化精神、传承民族艺术思维方式，发展笔墨语言的特色，虽时有升沉，但在近三十年来，更加引人瞩目。穆家善就是60后年龄段中发扬借古开今传统最终在焦墨山水领域卓然自立的佼佼者。

他是上世纪90年代中叶旅居美国的，出国之前，就读于南京艺术学院。接受的教育，既有写实观念主导的西画素描速写传统，也有被齐白石等近代大家平民化了的借古开今传统。不过前者是主导的，以至他的速写，也注入了气贯神流的笔意。他早期的中国画创作，属于新文人画。新文人画既是对西潮袭来的因应，也是对创作意识政治化的反拨，更是传统文人画的新变。穆家善的新文人画，无论人物还是山水，一开始就都致力于诗情与笔趣，意兴闲适，笔姿轻松，墨韵淡荡。攻读研究生阶段，他开始由借鉴近人转入追踪古人，风格渐渐变灵动为苍茫，寓轻松于沉厚，论者称之为新水墨。

旅居美国初期，他延续着新水墨的探索，开始更多画心中的山水。接着，他一方面更直接地了解西方的现代后现代艺术，思索中西艺术之异，研究人类共同的视觉美感，包括构成与色彩对视觉的强化。另一方面则把乡情升华为一种救赎城市躁动灵魂的山水精神，借径石涛的昂藏、徐渭的恣肆、龚贤的浑厚、齐白石的简拙，画“神游千载，视通万里”的山水，注入儒道释合一的精神，发挥“一画之理”的整体性与书写性，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文人画与新文人画的穿越历史时空的山水：宁静而朴茂，凝重而苍茫，简约而浑厚。在美国的多元化中，传播了中华文化。

新世纪以来，据友人张子宁著文评说，穆家善可谓两条腿走路：一是更深入地领会传统的精华，从题画看，他对于石涛、董其昌、王原祁、黄宾虹的画论都能心领神会，得其要妙。二是更进一步师法造化，到美国的大峡谷、黄石公园、优胜美地，中国的黄山、齐云山写生。创作则以中国的艺术精神，实地的观察感受，熔铸古今，旁参西画，水墨淋漓、墨色交辉、磅礴活脱。近年，他更化繁为简，推出了苍茫浑厚一片化机的焦墨山水。此前，他固然极重用笔，但一律发挥“水晕墨章”，此时则自觉地以焦墨代水墨，正如他题画中所说：“变法水墨，焦墨可开蹊径。”于是，他的独具个性的艺术从此臻于大成。

焦墨山水难度极大，减少了用水，行笔就滞涩，易于刻板，难于气韵流动，但却为发挥用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颇得书法运行妙谛的穆家善开辟了新的空间。我曾经指出：“了解‘墨分五色’者都知道，‘焦浓重淡清’的墨色之别，无不有赖于墨中含水量的多寡。只用含水量极少的焦墨作画，一方面对用墨提出了更精微的要求，以干求湿，将浓作淡，用笔代墨，化繁为简，艺术语言无疑更加纯净了。另一方面，对墨法的弱化，又势必为解放笔法开辟了新径。仍然大体服从‘应物象形’的用笔却因不刻意表现空间层次的纵深与光影的明灭，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从西法写实风格中超拔出来，为能够相对独立地形成有助于表达心情意绪的笔法律动而去‘精骛八级，神游万仞’”。

在古代，众所周知的焦墨山水名家，是新安派的程邃，但他那干裂秋风的焦墨，画的是地老天荒的遗民感情。而且在“笔中用墨”，受到一定局限。近代发展焦墨的大家，除90岁后的黄宾虹之外，就是晚年的张仃。黄宾虹的焦墨山水，小幅为多，筚路蓝缕，未能全力以赴，克尽其才。张仃的焦墨山水，一定程度上受到写实观念的束缚，描绘对象，精微有余，写心抒情，畅达不足。穆家善的焦墨山水，既不同于程邃、黄宾虹，也有别于张仃。比起程邃来，他的意境化枯寂为苍茫。比起黄宾虹来，他的境界更大，笔墨形态也更丰富。比起张仃来，他的丘壑位置都经过了内心感情的熔铸，删拨大要，留其精粹，气脉贯穿，情韵流动。如果说，张仃是趋于写实的，那么穆家善的焦墨山水则是写意的。

穆家善的焦墨山水，多画高山大壑，跌宕起伏，山奔云走，浩渺苍茫，时而也有梯田的旋律，雁阵的节拍。他画的不是眼前的风光，而是雄奇而苍茫的胸中丘壑，是一腔浩瀚蓬勃的阳刚之气。从意境境界而言，他自称林泉高致，但不是古人幽寂枯老、萧条淡泊的情致，而是万象森罗中的浩然正气，是一种无言的大美。从画法而论，他彻底摈弃了色彩，代之以极尽变化的渴笔焦墨，以笔法的主导，在笔法中实现墨法，既有大笔勾勒的恣纵畅达，又有小笔皴斫的精到细微，还有焦墨渴染干擦的浑茫与含蓄，而且他充分发挥了黑与白，大笔触与小笔触、笔法线条与凹凸块面的对比，这一切又都化入一气呵成的笔势中。他在题画中曾经强调“构成”，并指出“现代社会东西方艺术兼而并重之，乃立新法之道也。”道破了他在焦墨山水也不回避吸收西法以为我用。

经过四十年的实践与思考，穆家善终于在焦墨山水中“立定脚根，决出生活”，把焦墨山水在建造精神家园中推向了更高的境地，这既离不开他弘扬传统文化精神的自觉，也离不开他在画内外从容修炼的心态。尽管他的焦墨山水刚刚确立，还大有丰富完善的余地，但至少提供我们两点启示：一是中国画传统的生命力远远没有穷尽，而中国艺术的写意精神，具有普世意义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工业化信息化社会中尤其值得重视。二是传统需要发展也必然发展，对于借古开今的画家而言，深入领会中华民族的哲思文化、诗意文化和书法文化自然是基础，而把握自由浪漫而整体的思维方式，结合当代视觉经验，以中国画语言为体，借鉴西法以丰富中国画语汇，还可以开拓出各种新的发展空间。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 （摄影：于义海）

主持人：李树森
电话：010—65363425
E-mail：haiwaiban@126.com
www.people-art.com.cn

风云起惊涛拍岸（焦墨，2011年中国美术馆收藏，51cm×98cm，穆家善作）